

裴文達公文集

裴文達公文集卷之五

內廷典禮書成恭誌

恭惟我

國家

列聖相承首嚴內治我

皇上鑒古立法尤釐然大備蓋

宮闈爲起化之地儀型四海表正萬邦咸於此取則焉  
是以

內廷位號必辨等威無有踰越者左右使令但供掃除  
之役無敢干預者寢興以節作止以時如陰陽寒暑無

有差忒者凡此皆遠過前代爲自古所未有至於孝奉  
慈寧冊

尊上

壽堂哉皇哉焜耀萬禩而問

安視

膳諸儀在前史間一書之以昭孝德者在我

皇上乃日用常經數十年如一日

披閱章奏

召對臣工暇則翰墨是怡千言立就在前史書之以表  
揚聖學者在我

皇上直以餘情寓之行所無事若夫祀事齋期禮儀卒  
度良辰令節宴樂無違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下至服物  
采章蠶桑織紵皆煥然秩然纖悉具備此古人所謂以  
關雎麟趾行周官周禮者也懿乎垂裕後昆可以萬世  
無弊者矣謹誌

內廷典禮及常行規制釐爲四門曰禮儀曰宮規曰儀  
仗曰服飾其外朝諸大禮詳於會典茲不具載

黃河古今源流說

河源之在蕃界者自漢張騫唐劉元鼎得其略至元招討使都實始得其詳其流之入海者自夏至北宋皆於堯南渡以後始合淮而入海於揚之東北徐之東南嘗按地輿圖考之地理今釋參之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而爲之說曰河出今朶甘思西鄙巴顏喀拉山東曰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合鄂敦塔拉諸泉沮洳散渙不可逼視陟山瞰之燦若列星元志稱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卽今所謂星宿海也東五七里匯爲查靈鄂靈二海子卽元志阿剌腦兒二巨澤周各三百餘里東

西相距五百餘里迤邐而東成川號赤賓河又東北有水曰亦里赤自西南入之又東北有水曰忽闌自南入之曰也里木自東南入之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東北岐爲八九股曰也孫幹論譯言九渡也廣六七里馬可渡又東北水漸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或糾木幹如舟傅髦革以濟又東北經蒙古托羅海山之南兩山夾東廣一二里或半里不等深叵測乃轉東南流千餘里過朶甘思東北阿木你馬勒產母孫大雪山之南卽唐吐蕃傳悶摩黎山元志亦耳麻不莫刺譯言騰乞里塔者所謂崑崙者是也又東北至濶卽及濶

提二地又東北經哈喇別里赤兒北境地當四達之衝  
多寇盜元時有官兵鎮之崑崙以西水散漫山不穹峻  
人簡少多處山陽獸髦牛野馬狼狽獐羊其東山高地  
下岸狹隘處狐或躍而越之又東北受數十小水經烏  
藍莽乃山下有水曰多母打禿昆多倫河元志納鄰哈  
刺譯言細黃河自西南入之曰多拉昆多倫河元志乞  
兒馬出自南入之自此河始折而北爲一折三百餘里  
過崑崙東轉西北過崑崙陰行百五十餘里齊普河呼  
呼烏蘇河自西入之又西北鵬授河自東入之至貴德  
州必赤里復折而東北爲二折三百餘里會給克圖袞

俄羅濟諸水歷歸德堡遡水自西北入之自必赤里以南皆梁州外之西境又東北始入雍州經河州積石野龐河自南入之又東北至安鄉關及打羅坑湟水浩亶河自西北合流入之大通河自北入之大夏河自西南入之又東北洮河自南入之又北東至蘭州過北卜渡及鳴沙河至中衛祖厲河自北東入之復折而東爲三折至寧夏府黑水河自東入之復折而北爲四折出塞千餘里至九原豐州復折而東爲五折至東勝州爲榆林北境復折而南爲六折於延安府府谷縣入塞黑河自東入之圖水自西南入之水益濁左冀右雍南流千



餘里至龍門汾晉二水自北東入之又南北洛水自西北入之澧汭涇漆沮合渭自西入之水大濁至華陰潼關復折而東爲七折北冀南豫至鞏縣伊瀍澗合洛自西南入之濟自西北入之又東沁自西北入之又東北經冀之新鄉入兗之胙城至濬縣大伾復折而北爲八折灑爲二渠其一東北行由朝城至高唐州漯水自北會之又東北經禹城之千乘入海其正支由清豐而北衛河自西入之又北過信都之泮水至大陸復折而東北爲九折播爲九河爲逆河以入海焉此三代以前河流所經也自夏禹導河七百餘年至商仲丁六祀河決

商邱又二十餘年至河亶甲元祀河決河陰又三百餘  
年至武乙元祀河決汎偃師數決皆分而南流又六百

餘年至周定王五年河始改徙

自定王五年己未至王莽始建國三年辛未而

北瀆遂空凡六百七十二年自王莽辛未河徙千乘後五十九年爲後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庚午王景治河功成至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決橫隴又十四年爲慶歷八年戊子復決商胡而漢唐之河遂廢凡九百七十七年橫隴今開州東至漢武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

淮泗塞輒復壞遂用田蚡天事之言不塞而河遂漸南

至東漢永平間德棣之間有八河自此迄宋初河由千

乘入海無決溢之患建紹後河決入鉅野溢泗入淮者

曰南清河山汶合濟至滄州入海者曰北清河時淮僅

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衛州決入渦河以入淮元時  
決原武明洪武二十四年復決原武之黑羊山由潁入  
淮

本朝

世宗元年決中牟亦由潁入淮於是正支由汴河經豫宛  
徐自開封之原武封邱東至虞城單縣碭山而豐而沛  
過徐州城北而東南至下邳又東經宿遷桃源至清河  
之清口而合於淮泗及沂會運河自西北入之分流南  
支或由潁水經陳州項城太和阜陽潁上會於淮俾水  
自西南入之安豐塘自南入之淝水自西北入之或由

渦河經亳州蒙城懷遠會於淮又東濠水自南入之又東至五河縣會汴潼濬自西北合流入之睢自西北入之東經泗州盱眙漫衍入洪澤湖東北出清河之清口而合於正支由是淮黃合而東行沭水自西北入之又東經安東之雲梯關以入海焉此宋元以後河流遷徙所經也天下之勢橫觀之西高東下而冀之東南兗之東北爲下之極故禹疏九河導河由兗以歸海焉縱觀之北高南下而徐揚之東爲尤下之極故九河旣堙河日南徙由徐揚之東以歸海焉由兗歸海者禹順其自然也由徐揚歸海者河自順其自然也自河之南幾六

百年雖決溢不常然能於清河安北境多分支河時濬  
其淤庶永不爲害且不復別徙云

## 治河論上

四瀆之爲害者莫如河欲祛其害而害彌甚者莫如治河予以爲河非能害人也人害之也河非難治也治河者以難相嬗也人之言曰河決關天意又曰自古無不患之河然而禹導河歸直沽入海七百餘年無河患東漢永平中王景導河從千乘入海亦八百餘年無河患則河決未可以言天意河患未始不可以人力制也尚書舜典記功曰濬川孟子稱禹治水曰疏九河然則治河至策疏與濬而已矣疏分也濬深也河流黃濁不深則淤不可除河性橫而身窄不分則決不可止而議者

不察曰隄曰塞嗚呼墊其下而隄其上激其怒而塞其決以障之者順之獨不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乎且夫河之所以必疏且濬者何也曰黃濁非江漢淮濟比也性橫身窄非江比也如使不濁不橫不窄何爲其必疏且濬也蓋嘗統河之源流而詳考之河自巴顏喀拉山東經星宿海至九渡河千餘里源固清也自九渡河東凡五百餘里稍受濁流而水漸濁又經托羅海崑崙而河州寧夏榆林計六千餘里受無數濁流則又濁又南行千餘里至華陰受圃水及汾涇等濁流則又濁合數千百濁流會於一而濁乃甚矣然而雍之三面少衝濬

之患何也龍門迤上濁未甚多高山大嶺以障之其下雖甚濁而洪濤迅疾挾泥沙以南奔焉故雖有小患不爲害也由華陰而孟津太行底柱之間河猶無恙由鞏洛而東北平原廣野河乃難制何者土質不堅無山無湖平時黃流寬緩濁淖下積積日久譬曰淺及乎三汛水發性加震盪不能有數十里之身以容之奈之何不溢且潰哉於是溢而隄之潰而塞之愈溢愈隄愈潰愈塞水無所泄譬高出民屋幾何不盡沿河之民而魚鼈之也是故禹知其然鑿父之失而決而濬之以爲濬之猶未也又必灑二渠并疏爲九以入海焉此所以應七



百餘年無患也東漢王景引河歸千乘德棣之間亦播  
爲八偶合禹跡此所以亦八百餘年無患也河流順軌  
田廬安固國用不耗施及無窮故曰疏與濬治河至策  
也曰賈讓上策何如曰徒放河使北入海日久濶高水  
仍逆行耳惟合其中策多穿漕渠時清其澱庶迫禹功  
而永保無患是亦疏濬兼施之意也

治河論中

天下有一定之法可以定不定無一定之法不可以定  
有定是故天象難定也置閘與差而歲定鐘律難定也  
有中秬黍而黃鐘定河之遷徙難定也有大禹疏濬之  
法而河定難者曰河宜北不宜南禹之擅功以導之歸  
北非徒以疏與濬也予曰不然河雖濁水性固就下也  
可以北不必於北可以南不必於南奚以明其然也自  
有天地卽有河陶唐以前蓋不知其幾千萬年也其北  
耶南耶不可得而知也及九載之績弗成禹相度治之  
適經於北遂導於北然而禹第疏之濬之而已旣不能

必後人遵其法卽不能必後之河常北也抑聞之酈道  
元云禹塞淫水於滎陽引河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  
則當時已不盡北至商仲丁河決商邱則分雖入淮以  
歸海矣河亶甲決囂則又分潁以入淮矣武乙汎偃師  
則且分汝以入淮矣然則自禹導河七百餘年後河且  
數南固不獨周定王五年河始南徙也議者弗深考輒  
曰南歸非性不亦陋哉曰河道旣不別於南北圖說稱  
由徐揚歸海河自順其自然者何也曰此以南北地勢  
知之非可以人力強也且自禹迄今河道之歸海者四  
北大陸北之南渤海東之北千乘東之南安東西漢及

周宋以來河患劇矣然溢而北者不過信都而北決而南者北之南館陶又其南頓邱又其南濮陽又其南定陶每決則南徙然則河之所欲趨者可知矣禹之導河也澶相以北有西山以障之有九河以殺之故河安於北九河塞而河乃南遷今誠祖禹之法河雖由南歸海可也違禹之法合萬餘里之水匯於一以委之河雖由北歸海患未已也今不求法之一定而嘵嘵於南北之異道亦見其闇於勢而昧於理也

治河論下

或曰往年朱家海圻淮揚被害議者欲通河入沁合衛歸北以圖復禹故道此誠禦災之良策也而子以南歸爲可母乃貽譏於識者乎予曰然子以爲河在南淮揚被害河在北而恩冀德滄深瀛之間獨不被害乎淮揚被害則導之北恩冀等州被害將又導之南乎夫冀兗土疏河之淤墊北易於南河之衝決爲害北更甚於南商周無論已西漢而後決溢何可勝數其甚者如漢元光之汎郡十六鴻嘉之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周顯德之大決楊劉宋乾德之水被七州熙寧

之灌郡縣四十五非其被害之尤慘者乎且衛至德州東北卑窄甚矣自康熙四十五年引漳入衛漳汶合而衛不能容議者現謂鮑家嘴諸水所會旁邑堪虞若復益之以河吾見其害之什伯於漢周宋也雖加寬深之功無解暴決之患非河獨異於北蓋冀充之土使然也曰然則河可南將永合淮以歸海乎曰此正宋元後河之大患也河可南特不可合淮耳清口不可合而上游分流於淮亦不可也何以明之河所經必淤河淤已難治矣又兼治所經之淤不重難乎是故分於潁則陳州項城太和阜陽潁上之民危分於渦則亳州蒙城懷遠

之民危分於睢則蕭宿靈壁睢寧虹泗盱眙之民危或  
至洪澤溢高堰決則江北淮南盡危故曰雖分流於淮  
猶不可也況合淮乎蓋嘗熟計而諦思之安東海州沐  
陽之境有南北二股河焉卽昔之石濩湖也西距沐陽  
東逼東海約三萬四千五百餘頃其黃河東歸之正道  
乎誠由清河北境導河達湖由湖東鹽河左開數支河  
以播於海上溯九河八河之遺法是所謂疏也由是歲  
濬之爲常又由下游而上游闢徐豫之河身令二三十  
里至七八里不等廣其旁使水漲有所容深其中使水  
落足以通舟河其永有所歸而無泛溢之患乎因湖而

裴文達公文集

卷之五

十三

功力省別淮而清濁分其詳別具於策



## 治河策上

河非可治也亦順其自然導之而已今之河更無事治也亦導之使由其應歸之道而已何者河合淮非其所欲也縱下流多開支河以殺其勢而不使別爲淮終爲淮之害而亦非河之利也故今日之河欲其不害淮而永無患惟在順其自然以導之而順其自然惟在使之別淮尋其應歸之道以東之其策惟何亦曰改其流廣其身深其臀不與水爭地而已所謂改其流非別開河也蓋宿遷西境九龍廟東現有小河分黃水入中河濟運北直駱馬湖支流爲十字河自九龍廟至中河之劉

老澗固黃河別淮由石澗湖東歸之正道也今將宿遷縣治南河身堵築數丈建石閘以爲運河使入九龍廟之河以達中河則運道之由黃河者不多於清口河之身則自九龍廟至中河劉老澗閘之使與大河等以達駱馬湖茆家河下流之六塘河又將六塘河下流舊石澗湖分爲南股北股二河者開挑爲一以還湖之舊其南股河口直五丈河北股河口近義支河與六里河卽於五丈義支六里三河間開數支河以達於海其最北者經蘆伊山北由黃家嘴歸海最南者卽歸頭河口改挑直下入海毋使復入湖河如此則河永別於淮矣或

曰自劉老澗茆家河至桃源之史家集又經河頭集大口門至沭陽低村是爲歷年議走之港河又由低村經唐溝馬厰湯家澗穆家橋以達大漣河歸海計二百六十餘里不較近於石渡湖乎然港河久堙僅有故跡而唐溝以下地形高於石渡湖又河身不寬闊之則兩旁居民應遷者無數路雖近而費過之固不如石渡湖之爲勝也至所謂廣其身深其臀者則無論河流改與未改均不容已也廣其身當視南方大江而稍差之大江身而窄者或七八里寬者或三四十里今河身自清河以西寬不及十里窄或僅一二里如徐州城北且不及

一里固宜其水之泛溢不可制也今欲闢兩涯而侈之  
卽應始於河委之石澗湖夫石澗湖三萬四千五百餘  
頃固甚廣也自爲南北股二河其中因有民田又兩畔  
間有民舍夫禹導河必棄地奈何於湖底爲田與舍也  
今應將田仍復爲湖而西自沭陽張將軍廟東至海州  
北魏庄等地民舍并北股河北之龍溝廟俱應遷之北  
股河北北阜溝之北隨加挑濬近北股者輸其土於北  
阜溝北以爲北隄近南股者輸其土於南股河南之高  
家溝沈家集等處以爲南隄如是而湖身廣卽河身廣  
矣其下流五丈義支六里三河間所開數支河卽禹貢

之九河逆河也合計之應共得五六十里以達海口庶  
河之委受全河而無迫隘之患其自石漢湖以西由宿  
遷邳州銅山至河南鞏縣等處凡河身窄者皆闢之俾  
如十里八九里之數如是而河身不大遠於江三汎不  
至橫溢所謂廣其身凡以游之云爾深之法本於大禹  
濬川之遺制禹之法不可復知矣今但用搜沙及土方  
挑土之法而已可奏功近日有爲百龍搜沙之論者法  
用龍舟百艘各於舵後置五尺之版一竟版以鐵爲逆  
鱗版面四隅置環以繫鐵索舵尾二人守之令高下提  
放以搜積沙其舟近前兩旁安水輪各一令二人以足

轉之舟行不論上下帆風推輪使逆鱗觸沙隨流入海  
又於海口搜之使無阻滯此其法甚良矣今更因而潤  
澤之其法每艘用狎水兵丁八人百艘八百人五艘則  
一武弁督之今請於春夏秋三時督令爲鴈行者十每  
日行舟搜沙於秋末三冬及春初水未發之時卽督令  
照土方法挑淤又沿河每家歲派三工協挑悉以其土  
加厚舊隄如是歲行之以爲常水行地中不復增隄河  
身可無淺淤之患此又深其臀以容之之策也三策相  
濟爲用實萬世無疆之休也難者或曰棄南北股二河  
之田如虧國課何不知以湖爲田雖無異漲亦遭淹沒

安從得國課也且黃淮有故則災及千餘里議蠲議賑  
不下數百萬今未除此有名無實之額以一年賑費給  
所徙之民有餘而河患旣息將千餘里禾稼無傷增穀  
粟數百萬斛卽可省數百萬之蠲賑是乃大益國課也  
難者又曰闢河夫役及百龍搜沙之人與舟費帑得毋  
太甚夫每年治河夫役其數繁矣今但將一二年合用  
之役於水涸時并力興工其役宜敷於用且旣闢之後  
不必復闢所謂一勞永逸者也至搜沙兵丁工食不宜  
從輕然計每艘給銀三百二十兩百艘不過三萬二千  
并造舟脩舟及河員俸食銀兩不及十萬行之旣效則

每年搶脩諸費可省而沿河冗員可裁今查江南河庫  
供搶脩名曰部撥協濟者約銀四十七萬六千餘兩供  
俸薪兵餉名曰外解河銀柴價者約銀二十二萬六千  
六百餘兩二共七十萬二千六百餘兩皆江南每年常  
額河東河庫及興舉大工之費俱在外今搜沙之費不  
及十萬其省帑又何如也自海口至鞏縣界河道遼遠  
若百舟不足卽倍其數亦不及二十萬每年計省常額  
七八十萬功費之相懸如此爲

國計民生慮者其以芻蕘之言爲可采乎



治河策中

河由六塘河趨南北二股河以歸海信得其道矣而六塘河受駱馬湖下流沂水發時沭陽安東海州常被其害今復合大河恐爲害彌甚奈何曰如南北二股河還石濩湖之舊又兼關河之身而深濬之則雖沂沭共歸大河亦無患矣必欲與大河別則由茆家河經河頭集北引入港河稍遷河旁居民加挑寬深一勞永逸萬世之利也曰此皆主大河由南歸海而言也必不得已而北古河故道必擇其一將從何道可以暢流并無礙於運乎曰必不得已而思北歸次策要不可引歸天津以

漳衛汶三水合不容復益以河也由張秋而東阿禹城  
以至濱州陽信蒲臺利津海口此古大清河卽漢千乘  
故道也明帝永平年間德棣之間河播爲八王景因之  
以成功歷漢唐至周八百餘年無河患今尋其故道而  
疏之河流通暢可慶安瀾矣但八河多堙重加疏濬厥  
功匪易較之由六塘河歸海費帑爲多耳至欲無礙於  
運此尤未易言運河由南而北河從西南過張秋而東  
北張秋南北建石閘南旺湖汶水不能如濟水之穿河  
而北也然則自張秋至臨清二百餘里皆當引黃水濟  
運每年不無疏濬淺淤之功臨清南建石閘不可更令

黃水入北以淤北河如此庶可無礙於運而南旺迤南  
多分汶水濟運亦可永無淺涸之虞蓋南旺至張秋僅  
百三十餘里不必汶水之六故也此策欲其有利無害  
尤須河委多分支河不然張秋南北舉受大河之害運  
道多梗矣故曰此次策也曰河身闊至十里東西千餘  
里費帑不貲雖損項恐不足以濟奈何曰闊河身非必  
通身皆闊也於南北二岸所開挑之處各輸其土於四  
五里外以爲厚隄卽以兩隄內爲河身隄內平地較現  
今河底爲低可以爲河則無俟皆闊而河身已十里八  
九里不等矣嗣後每於水落時近河家賦三工同水丁

八百人協力開挑輸其土於隄外徧植官柳雜木數年  
隄高厚如山阜草木雜根縱橫蟠結雖有異漲不能爲  
患矣夫戰國時齊與趙魏作隄皆去河二十五里兩隄  
內計五十里今僅十里何可復狹此法無論南歸北歸  
皆爲至要不與水爭地變鞏縣迤東之河爲底柱迤西  
龍門迤北之河策莫良於此者

治河策下

河果改流多分支河自鞏縣迤東河身十里八九里不等又每年深而濬之兩岸隄高厚如山阜永無決溢之患雖與大禹王景比績無多讓也難者曰兩隄內河身十里近河田園廬舍將若之何曰欲成大功雖聖人不能姑息以悅人干譽也法在處之得其宜耳且近河必非良田河身旣廣近隄水亦不深徧植蘆葦亦不至棄民利也又富民必無近河居者貧民所居尋丈之地原非已有令其徙於隄外不爲過也曰隄工穩固雖不廣河身亦豈有潰決之患曰雖有堅厚石隄能保河之不

決不能保河之不溢也故徒隄不足恃也曰近河居民  
歲賦三工開挑得毋怨役之偏重乎曰河漲近河先受  
其害果能永無河患何愛三工也至沿河沿隄有居民  
亦計地以役之蓋其地屬官不令出租雖役之不怨也

## 治淮論

江北之水爲患者河爲大淮次之故旣治河卽不可不治淮雖然河不治則淮無由治矣河旣治則淮無事治矣是故治河卽宜治淮而治淮仍不外於治河何以言之治淮之要亦曰無使河合淮而已矣蓋河合淮不特沿河之地被其害卽沿淮之民亦無不被合之之害別淮不特沿河之地享其利卽沿淮之民亦無不享別之之利竊嘗論黃淮合清口築大墩其害不可勝言也而其大者有五焉自清口至雲梯關淮身爲河踞者十去其七洪澤之南築高堰以防淮之決其東築大墩直抵

中流以激淮之怒遏河之南而使之東夫黃淮水勢無常也三汎漲溢叵測也設兩水竝強高堰不守天長六合等縣居民將化爲魚鼈其害一鳳陽雖土瘠前古未聞屢災自清口爲黃流所阻西起潁壽東至泗州盱眙田園廬舍頻遭水淹蠲賑無虛歲流亡轉徙不可數計其害二大墩之築藉清刷黃河漲則疏之歸海淮漲則不肯令之竟去故雖遇尋常之漲沿淮禾稼亦多損傷其害三陽城之潁天息之汝浚儀之睢扶溝之渦皆以淮爲尾閘淮流旣壅則衆水不行歸德汝寧陳許諸郡邑常爲澤國前年嘗聞挑大洪等河矣然下無所泄雖



加濬治末如之何水失其常禍及鄰省其害四泗州東  
逼洪澤每春月後城陷水中官署寄治盱眙秋冬水落  
州民輸納莫肯至州守於荒城中設櫃督催且數十年  
其害五總此五害遷延歲月費帑病民無有底止得不  
思變計以爲之所哉且夫淮水本非有害也而害且五  
則大墩之故也淮非有需於大墩也而卒使大墩爲害  
則河合淮之故也河合淮因東淮敵河斯大墩不得不  
築高堰不得不高而五害遂不可去然則河淮分合利  
害之數不待智者而知之矣故欲去五害莫如使淮暢  
流欲使淮暢流莫如使河流從宿遷北而別於淮故曰

治河卽宜治淮治淮仍不外於治河也夫治病必先於  
受病之源禦寇必於所經之地今清口河淮所經固病  
源也河淮不分吾不知五害之何由去也

議脩新建縣儒學啓

恭惟我

皇上重道崇儒

文廟之在京師者旣易以黃瓦頃又發司農之帑二十餘萬兩重加脩葺此前代未有之盛事也所以風示天下者

聖意至爲深遠顧所在郡邑黌宮之設或廢而不治將何以敦崇風化仰稱

上旨哉我新建學閱歲旣久日就摧落昨壬午歲修以里居與邑侯潘公商之我邑紳士方擬集衆興舉未幾

而潘公陞任去弗及行至今已丑又八年矣大成殿則  
榱角不完明倫堂將鞠爲茂草魁星閣漂搖風雨中忠  
義節孝諸祠僅存故址而學師正副兩先生乃無置講  
席之地蓋視前此傾圯又甚矣嗚乎此非吾邑人之責  
而誰責歟縣父母青浦吳公甫下車盡然傷之修抵家  
卽以此事相屬修方居廬不與聞外事斯舉則惴惴焉  
不敢默焉而已且固同邑士大夫之志也用是遍告同  
人共襄盛美至於鳩工庀材則請命於縣父母分上中  
下三鄉鄉各數人分任其事而官爲稽查催督庶幾不  
日成之俾輪奐一新於以妥

夫子之靈肅祿將而隆俎豆將見文教聿興人材輩出  
斯不負我

國家菁莪棫樸之雅化豈獨一邑之光亦四方之所取  
則也

重修旌陽廟引

西山萬壽宮許真君故居也真君旣沖舉鄉人爲立廟祀之在宋爲玉隆宮邇者遇

國家慶典於此祝

釐則又稱萬壽宮云記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真君治水驅蛟與神禹遣庚辰繫無支祁何異此其明德之遠在此一方與刊濬比烈可也且真君以儒術舉孝廉爲旌陽令循聲惠政昭昭史冊固不得以道家目之今年九月不戒于火故宮皆燼我地方有司自中丞以下咸感然弗寧共謀脩復紳士耆老均惴惴焉懼無以妥真

君在天之靈俾千數年香火一旦墜地爲鄉曲羞欲徵  
言於余余謂二氏所謂劫吾儒所謂數盈虛消息有天  
運焉而維持挽救存乎其人數過則燬旣燬復興此固  
循環自然之道也是役之興將必有崇德報功者倡其  
始鉅工之成可計日俟其或有不足則吾聞每歲仲秋  
執香禮拜者縷縷於道蓋不啻萬計人捐百錢則數千  
緡可立致與其爲丐食羽流所中飽何不以之爲鳩工  
庀材之費是則在經理得人耳以一年爲期方且與我  
父老子弟共圖之井質之有司大吏以爲何如也

裴文達公文集卷之五終

裴文達公文集卷之

陳恕堂觀察傳

君諱守誠字伯常號恕堂世爲建昌新城之中田里人  
祖贈資政大夫世爵父進士道生君兄弟五人君爲長  
以入資授浙江金衢嚴分巡道年四十卒於家娶夫人  
魯氏後君十日以哀卒予始識君由予姊壻夏檀園先  
生檀園之言曰伯常天資高邁人也十餘歲卽從余學  
當是時資政公以寒素起家比封君業日以殖而進士  
君方銳志讀書一意關閩濂洛之學君則翹然以經世  
材自負資政公旣篤愛之進士君教以謙退禮讓不越



矩度故伯常才足以有爲而不至於跼弛卒底於用者其祖若父交成之也方檀園謁選入都君從之北來乾隆丙子赴京兆試不售乃援例出仕於浙在任三年以憂歸遂不復出又四年乃卒此十餘年中同從游通音問者數矣予益習君之爲人得其一二事於法宜傳君之任衢初下車見官署陳飾甚侈詢所從來吏以舊例供應對君曰予蒞任甫爾卽以是累人後何以飭屬卽日令撤之還主者其在京師也有告君者曰某邑宰沒而家落一女且失所尋拯之悲立畀重金爲治裝迎入門人莫測也至則亟令拜撫爲己女出資奩以歸宦族

友人汪軻窮於詩君爲置田百畝軻不善治生更出資爲納學博士賴君以給者終其身君之沒弟武選約堂守詒撰次君之行事讀者咸以爲信獨未詳此三事者故余補敘之以傳君年二十時好爲詩和阮嗣宗咏懷二十七首灑然可見其曾次君不斤斤以文章名予所以著此者知其得力於檀園先生有素也贊曰君居鄉鄉之人仰食於君常數十百家其他好義之事不可更僕數予聞君之病且卒也讚唄禱祠奔走於路者晝夜不絕嗚乎此豈能強而致之哉江省有豫章溝關會城水利顧歲久湮弗治君沒後君弟守訓偕諸昆季以萬

餘金脩復之亦君之志也

朱類亭先生傳

雅瑤朱氏與予家舊有姻婭好雍正丁未朱子翼承與予同補博士弟子員予重其文章氣誼相與往來加密迨予官京師而翼兄久困場屋其間不獲面晤者幾數十載乾隆壬午予以居憂旋里始得與翼兄申舊好明年癸未延主予家西席予憶清齋雪夜予二人把酒談心翼兄曾述其先人類亭年伯先生行略屬予爲之傳蓋深悼先人學成而名不立行成而事未揚故欲藉予言爲之表彰以備後來之採擇耳予旣許諾顧未幾以北上未暇應而翼兄亦遂卻予請而別矣予茲者復以

居憂旋里而翼兄沒於去年於是其子輟乃來謁一日錄伊父遺言必欲爲伊祖類亭先生傳予用是愧負約者久而益歎翼兄之諄諄屬後人其孝思爲無窮也義不可辭爰重據其遺言爲之傳先生諱兆堂字仲升類亭其後人所追稱也其先累代服儒冠家貧甚先生讀書不輟寒暑爲文章力宗先正不趨時尚樓觀察觀風嘗取第一人李太守歲科試皆取第三人其他屢試有司多拔前茅而卒艱於一遇晚年尤致力聖賢之學父明經蓋西先生同邑徐徵君巨源門人也曾著四書講意功未就賴先生補之有成帙先生洵學成而名不立

老矣尤篤孝友父性嚴毅事之爲難先生先意承志無  
不得其歡心母齊孺人寢疾七年先生朝夕左右湯藥  
親嘗無倦容及二親死哀毀骨立不入內室者三年友  
愛伯兄更無形跡之間其於聲利之場勇於退伏而善  
之所在則孜孜焉惟恐不及此不足信其行之無忝乎  
且夫先生雖不得志於時而其功之及人亦有可見先  
是苗里無公資間值荒歉貧者無所倚賴先生家無顆  
糲自捐館穀若干爲領袖於是鄉族諸殷實者化之各  
捐已貲合置田產名其會曰六里興秉公生息歷有年  
所遂得公資數千金而貧者有所稱貸以濟不時之急

且一切公差費用有所出而比戶得安享無事蓋倣朱子社倉法之遺意而爲之故至今桑梓六七里間猶頌先生之德弗衰先生有手聯以訓後人曰讀儒書莫負先人世守存厚道無忘累代貽謀其所以立身行己敎家型俗者大概不違乎此噫以先生之學成德立而賁志以終安可令其沒而不彰哉予與令子翼兄爲髫年交今歸而翼兄不見不勝寥落晨星之感故用備敘其遺言以備後來之採擇焉先生庶幾可無憾乎翼兄有知亦可藉以少慰矣

祭蝗神文

鬼神盛德體物不遺萬事萬物各有所司司其事者權衡是持降災作福非神而誰此地蝗災漫衍邇迤叶蒲深葦密人力難爲捕之於東倏忽在西南隄甫盡北塹復滋嗟我百姓老幼扶攜曰來應役分不敢辭維我縣令傾囊倒箚尚有枵腹慮勿克支民亦勞止朝斯夕斯官亦告匱一籌莫施日延一日刺天羣飛我罪奚追哀此烝黎區區菲薄惟神鑒之惟神大德具大威儀或呼風伯或付雨師潛消默化不知所歸惟神大力靈旂蕤蕤空中示現左右指撝速令殄滅三日爲期我奏



天子爲新宇祠

宸章焜燿銀榜芝楣以報神貺爰禱爰祈聰明正直居  
高聽卑我拜稽首陳此祝詞

祭資政大夫程公海蒼文

皇清乾隆三十四年歲次己丑孟秋月辛巳朔越祭日  
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饌之儀致祭於

諸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程公海蒼之靈嗚呼人生  
大倫朋友居一況我與君誼同休戚憶自蚤歲識君高  
文鸞翔鳳翥落落不羣粵惟己未同君一第釋褐登朝  
聯翩丹地入則同席出每同車西清珥筆東觀校書有  
過斯規有善斯勸懇懇勤勤相觀而善絲蘿爰結葭莩  
是親道惟敬業學必依仁用受

主知屢執文柄衡文關中得士爲盛海濱鄒魯是爲粵

東君往視學多士嚮風遂自詞林特超京尹日照三冬  
風清萬井允推人望清卿奉常用供俎豆潔齋孔將制  
誥需材絲綸攸寄黼黻鴻猷淵涵岳峙薦臻九列廼佐  
天官揚清激濁色正芒寒化始周南厥維三輔

恩命再銜人爭鼓舞三年報最宗伯崇班寅清夙夜品  
重朝端公論翕然正資大用念切高堂思鄉有夢暫違  
魏闕樂在庭幃具疏乞養人榮其歸豈期奄忽遽爾云  
亡哲人既逝我心盡傷我方居廬匍匐還里舟過仙鄉  
泣不能語屈指羽化倏閱一年悠悠歲月哭向蒼天清  
酒一樽于焉薄奠藉以論心何由覲面嗚呼哀哉尙饗

皇清誥封一品太夫人顯妣王太夫人行述

嗚呼吾母太夫人竟舍

不孝

而長逝矣

不孝

斃斃一身

何所倚賴未能卽從吾母於地下者上之

主恩未報下之窶窶之事襄舉無人尙靦顏視息於人間乃濡淚漬墨述吾母生平梗概庶

當代大人先生有所采擇焉太夫人姓王氏世居江寧之秣陵關爲著姓自歸先大夫卽以賢淑見重與繼母郝太夫人融融無閒言時吾祖父母皆在堂尤所珍愛康熙壬辰先大夫官銓曹太夫人生

不孝

於京師嗣先

大夫奉吾祖諱挈家歸里暨服闋祖母以高年難於遠

涉畱郝太夫人侍養命吾母攜

不孝

隨行時戊戌年春

也先大夫由戶部給事中轉吏科再轉刑科掌印至辛

丑閏六月先祖母郭太夫人訃音至先大夫以過哀得

疾卽於是月不起而諸兄皆在南

不孝

方十歲先大夫

附身附棺之事吾母獨肩之銜悲盡瘁左右拮据以待

諸兄之至無失禮焉閱歲

不孝

隨吾母扶櫬南還當是

時故里寒門霜摧雪壓母子相依形影互弔孤苦伶俜

之狀行路憐之迄今追憶非太夫人以育以教何以至

今日哉

不孝

於乾隆四年成進士入翰林違膝下者一

載隨迎養至京師嗣是

不孝

受

聖主特達之知屢蒙

任使凡五典鄉試一充會試總裁太夫人皆諄諄以虛心甄拔爲訓至如宣

諭巴里坤暨經理豫東江左濱河諸郡縣水利或奉

旨有查審之事爲期久者一二載暫或數閱月每於被命後拜辭吾母未嘗有惴惴難別之色惟誠以盡心乃事無辱

君命而已歲辛巳秋中州楊橋河隄潰漫衍及於陳毫奉

旨往視於時長兒編脩麟病瘵垂死

不孝

入告太夫人

意稍顧戀太夫人乃作色謂河防事方急

聖主殷憂爾食

君之祿安得以私家爲念不孝瞿然汗下卽日起行至

開封得麟兒凶耗太夫人寄音謂河患聞死者甚衆此  
皆人子也爾慎毋以一子爲戚戚致妨公事後閱月翰  
林司事者以麟兒之沒奏

聞

上惻惻

廷寄令

不孝

先歸

不孝

回奏云河南死者何莫非人子

臣不敢獨以臣子爲念嗚呼實吾母太夫人訓詞也蓋

太夫人臨事知大義類如此尋丁郝太夫人憂奉吾母  
回籍城隅老屋前以守者弗戒於火僦居湫隘甚太夫  
人安之若素徐葺故廬竝增構數楹居之於是始有寧  
宇太夫人曰能辦此者爾戶部飯銀所餘卽此見  
君恩不可忘不孝謹識之居未幾

詔以畿輔水道久不治

命來京相度太夫人曰爾亟行吾未至甚衰仍可就養  
京邸也不孝以癸未三月至京師蒙

指示行水次第竝

垂詢太夫人眠食狀甚悉冬十月旣畢事



特命乘驛歸迎養既抵家以甲申二月起程太夫人歡然就道別故鄉親黨告以京師爲

帝居所在節氣最正飲食能益人吾素習其水土比南

方爲勝吾往京師可多得十數年壽

不孝

聞之亦私心

竊喜豈期甫及五載而吾母遽奄然長逝也嗚呼痛哉

太夫人性慷慨動引古誼嘗論

不孝

朝夕溫清此孝之

小節爾官身當馳驅公事勿懷內顧心乃自昨歲以來

每日晨輒遣人視

不孝

歸舍未亦不令

不孝

知然情殊

切切不似往時家人輩竊異之嗚呼孰知爲衰徵卽在此也太夫人以前歲得中風疾雖旋愈不能強飯但啜

病者兩年矣語言微蹇澀而手足動履尙如常醫者謂  
老年人有一二不足處不可攻治惟當調補氣血耳鳴  
呼孰知竟以此變至沉劇也太夫人平時雖抱疾未嘗  
臥牀九月之二日嘔吐大作似關格症投以大半夏湯  
又改服理中湯咸弗效自此遂擁被臥米飲不能進不  
孝惶遽於初八日以母病奏

聞乞蠲解順天府事曰是惟以五穀蒸露煎人葠同服  
稍稍飲一二匙至十七日奉

諭旨令不孝侍母疾勿遠出接

駕不孝遵

旨於二十二日

廻鑾時赴清河恭請

聖安卽途次

面詢母病愈否二十三日赴

圓明園乞假請竝解刑部事卽

召見

慰諭周摯

不孝

飲泣叩首歸述於吾母猶能於枕上俯

伏作謝

恩狀

不孝

冀可少延乃越兩日夜遽抱此終天之恨也

嗚呼痛哉太夫人生平無嗜好中年以後不復事女紅

惟日手一卷蚤暮不輟尤愛摘古名臣事蹟時時爲不  
孝稱述不孝每一轉官卽以勉報

主恩爲諭辛未

皇太后六旬萬壽辛巳

七旬萬壽太夫人偕諸命婦建經壇祝

釐恭迓

慈輦竝蒙

慰問

賜貂皮內紵又前後

錫賚數珠如意諸珍物無算兩遇

覃恩皆

誥封一品太夫人歲己卯爲太夫人七十壽辰

上詢及不孝竝以郝太夫人八十爲請

上手書八旬衍慶七泰連祺二額以

賜癸未又

賜愛日堂額嗚呼春暉已歎寸草空存顧瞻愛日二字

不孝尚何以偷生於天壤間耶太夫人生於康熙庚午

年三月初六日辰時以乾隆戊子年九月二十五日卯

時終於京師

賜第得壽七十有九嗚呼不孝幼而失怙自授書入塾

以至服官蒞政無一不稟承母訓顧以謏劣不克有所  
樹立以爲顯揚如吾母所時時稱述之古人未能庶幾  
於萬一惟是高官厚祿榮身飽妻子而已不孝自顧尙  
何以爲人哉尙何以爲人哉興言及此昏迷失次握管  
不能下大人先生倘有矜其愚憫其孤露俾吾母得藉  
鴻筆之人有傳於後世則不孝死且不朽

漢陽縣知縣蔡公暨配賴孺人墓誌銘

余爲諸生時卽知南安有蔡公以寧立行甚高學古文  
詞有聲於庠序蓋蔡公故安溪李抑亭先生所拔士與  
余爲同門其舉進士余方官翰林相見於京邸其服官  
也所至有善政余於蔡公踪跡雖疎濶心儀之日固已  
久矣歲在壬午余以憂歸里則蔡公之子恆璋纓服來  
謁以其行述暨公所撰詩文章見示始知蔡公先一年  
已告終於南州客舍嗚呼痛哉余遂不得復見蔡公廼  
揮涕爲之誌公姓蔡氏名韶清以寧其字也一字穆如  
又曰愛廬其先出於中州之考城晉大司徒之裔宋南

渡司戶叅軍名榮者始自豫徙虔遂家於南康有名有  
經者其六世祖嘗因歲祲捐粟千石以救荒所全活無  
算嗣是代有聞人邑乘人物志最豔稱焉公自入鄉塾  
卽喜讀左氏傳史記漢書唐宋大家文不屑屑於兔園  
冊子又性耽吟咏總角時卽爲詩出語如成人雍正戊  
申年補博士弟子員時學使卽安溪李公也乾隆丁巳  
食餼於庠戊午領鄉薦壬戌售南宮主試者咸賞異有  
國士之目壬申需次得湖北之宜昌府興山縣興固僻  
邑田瘠而土燥公製水車教民以灌溉歲以有收或遇  
恆雨恆暘禱輒應以其暇構書舍置塾田課諸生以學



而親甲乙之興之人以是漸嚮於學興邑民聚族而居  
而兵戶且三倍於民公和其將弁兵民用是輯睦無哄  
爭事興之人愛之如父母興士戴之如師嘗一署歸州  
牧篆歸蜀江之衝也公設救生船以濟覆舟終其任無  
溺死者丙子以報政最調漢陽公念此劇邑號稱難治  
夙興夜寐益勵精不遑受詞不以期限日坐堂皇民有  
赴訴者以其詞付告者與被告者偕來訟無淹日吏胥  
無所指其弊前所畱滯輒期月而畢理民無畱獄獄無  
冤民漢陽之人至今頌之又其地爲吳楚交會嵯務聚  
焉富商大賈比屋皆是公於餽遺一無所取而造官渡

以濟行人葺學宮以養髦士建烈女祠以表章節義設  
巡江船以清查盜賊減耗以利漕施藥以已病又往往  
捐已貲爲之不少各維時豫省告災奉

旨以楚米協濟又接運川米數十萬石調船二千艘公  
親駐江干爲之經理尅期盡發無後時者蓋公具幹材  
而濟之以實心故所投輒無艱鉅如此旣而司馬管公  
蒞漢陽郡公以兒女親例應迴避調黃岡亦名邑也公  
爲政一如漢陽時未幾以檢驗事望吏議去官黃之人  
攀車涕泣如失慈父母而公顧淡如泊如也歸里後郡  
太守游公延之旭升書院復多所成就公於文章固其

性之所好其在興在漢陽在黃岡皆以此爲惓惓故里  
居無事尤樂與諸生相往復無稍厭焉至其事親孝處  
叔姪兄弟間皆有恩意以相接葺先塋脩族譜推衣共  
食咸有合於敬宗收族之義云配賴孺人出自名族婉  
順有婦德鴻案相莊始終罔間先公卒於漢陽之邑署  
公自爲行述所著事蹟皆質實可援据公卒於乾隆二  
十六年上距其生康熙四十七年爲年五十有四賴孺  
人卒於乾隆二十三年距其生康熙四十七年爲年五  
十有一子五恒瑋邑庠生次恒瑩太學生次恒瑄以出  
繼降服次恒璉次恒理女一適余同年鄆都管公第三

子今黃州府太守卽前佐漢陽郡公以故迴避者也孫  
枝林立皆一時之秀今恒瑋泣言將以某月某日合葬  
於某吉壤爰爲之銘曰

謂公爲文士兮公乃能吏公有文章而副之以經濟公  
有子兮實又資夫德配流水環環兮蒼山鱗次馬鬣旣  
封兮永無失墜

夏檀園先生暨元配裴孺人合葬墓誌銘

公姓夏諱之翰字知畏別號檀園余姊夫也又嘗受業爲經師夏氏爲吾新建望族世有達人公之祖曰以鋒康熙甲辰科進士刑部主事公之父曰熙澤康熙庚辰科進士廣東增城縣知縣公兄弟二人公居長先給諫官銓曹時與增城公雅相善遂締姻焉公有子二孺人所出者德亮行一娶吉水太學生李君曰璵之女德亮年十九而卒公以親姪德裕之子爲之嗣今承重孫紹璧是也聘同邑王君章煌之女次德星妾王氏出家四兄敬齋孝廉以第三女許字焉女六長適余從姪元謙

邑庠生次適同邑江南贛榆縣知縣張君位清之子育  
奇太學生次適南昌太學生盧君雲漪之子熙愷太學  
生皆孺人出次許字星子福建廈門同知于君從濂之  
子幹次六姑未字俱妾沈氏出次七姑未字亦王氏出  
公於雍正三年補博士弟子員旋食餼中壬子科舉人  
屢試於南宮不第需次應得知縣乾隆二十一年謁選  
京邸時余方承乏吏侍勸以家貧須祿仕不必正印官  
也且公夙負骯髒不若就大使一職可以爲進退計公  
深契此言遂借授湖南布政司庫大使公到官俸入外  
不名一錢暇則讀書不輟爲之長者咸欽重之弗以屬

東顧指孺人婉順有婦德結縭四十年從無忤色待二  
妾最有恩乃孺人以二十三年病卒於官署而公於次  
年六月以背疽亦捐館公長孺人二歲得年六十有一  
公之弟岫瞻處士以其孥挈二喪還里又二年余以郝  
太夫人憂守制於家屬余姻家鍾潛溪學博相度邱隴  
旣得地數區爲郝太夫人營葬及余兩兒就窆之所而  
京家山亦潛溪爲余所購得者潛溪爲余言以形家之  
術推之此爲救貧地檀園先生貧不能治產而子若孫  
方幼弱盡以畀之余曰有是哉此誠余後死者之責也  
廼卜日合葬公暨孺人於此山之原嗚呼余年十六從

公於家塾至十八歲始別去公之學無所不該詩宗盛唐五言尤傑出制義規撫先正不輕易落筆旣而大肆力於濂洛關閩之學毅然以程朱諸大儒爲可學而至一言一動以古人爲法視舊作糠粃不自收拾公旣沒岫瞻賢仲求其散見於他處者蒼萃成帙纔得什之二三耳新城陳伯常觀察亦以嘗受經於公爲弟子今謀付之梓嗚呼余追維平昔一知半解皆公之教也淵源所自其曷敢忘爰系之銘曰

嗟時之人喜圓惡方問誰特立羣目爲狂嗟時之人以正爲迂謂不適用嗤爲腐儒檀園先生孤行一意不苟



於同人見爲異余今老矣悉公始終公非世人縛有古  
風旣沒之後公論翕然一口同聲稱公爲賢是知爲學  
患在不堅旣堅且定不患不傳苟其不爾何恤人言又  
況實至名斯附焉公之孺人繫余同氣合葬斯阡歲云  
癸未二月丙申磨石以志白水如抱青山如蹲是爲吉  
壤福公後昆再世益大子子孫孫斯言可徵銘於墓門

皇清誥授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程公海蒼墓誌銘  
吾鄉鉛山在明則費相國以文譽清節領袖一時蹢然  
稱人望焉至我

朝則少宗伯海蒼程公實爲繼起公名巖字巨山海蒼  
其別號也生有異徵自成童時卽知名當世甫弱冠中  
丙辰副榜戊午登賢書己未成進士先是每科會試榜  
發大臣舉堪入翰林者是歲

上罷保舉法引

見時

上親加甄拔公名入選習

裘文達公文集

卷之六

墓誌銘

九

國書壬戌散館

御試一等授檢討丁卯典試陝西次年充

日講起居注官旋督學廣東凡奉使瀕行例請

訓公所奏對悉當甫出都途次擢翰林院侍讀廣東舊  
爲兩學政一爲肇高一爲廣韶公所隸肇高五府一州  
也顧試期頗覺寬閒而一省分兩學政政教歧出非同  
文之治三載報滿公奏請併一爲便適調任廣韶未幾  
卽以公爲廣東全省學政超授順天府尹仍留學政任  
嶺南人士咸慶得師有前惠後程之謠惠卽江南紅豆  
先生也任滿赴京兆視事有異政境無蝗災永定河漫

口溢公聞報卽單騎馳至武清時河官下埽輒隨水去  
計無所出公急令砍柳枝代之遂挂淤決口旋塞其鄰  
境非順天所屬制府未卽至公輒爲之相度緩急視河  
流所趨爲預防計隄完得無旁溢公奔走於河干者兩  
旬有餘日纔一食夜則露處隄上自是得寒嗽疾久弗  
愈嗣丁內艱服闋補光祿卿晉太常  
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是歲庚辰  
殿試充讀卷官秋大獮隨  
幸木蘭辛巳以

慈慶推

恩封贈三世如其官曾祖母以下皆夫人壬午

上南巡隨

駕卽

行在

授吏部右侍郎次年癸未

命視學直隸凡所條教一如粵東時旣報滿轉禮部左  
侍郎充丙戌會試知貢舉旣畢事公病嗽益劇以封翁  
年近八旬歸思愈切遂陳請終養次年春買舟南下都  
門祖道卿士大夫咸在無不歎且羨者進退以禮始終  
不逾近世九列所未有也此乾隆丁亥年事至戊子仍

以舊恙復發七月十八日卒於里第距生於康熙五十三年甲午歲五月初十日得年五十有五嗚乎公在閣部卿寺中以清節著其任京尹也又甚耐繁劇如老吏人以爲莫測至其三視學政收得人效文教以興則公之緒餘及之也余識公於諸生時及己未爲同年入翰林爲同直官侍郎爲同列公之長子爲余壻又姻婭相友善誌公墓繫余之任也曷敢以不文謝公配潘夫人同邑望族以賢淑著先公庚辰年二月二十七日沒於京師官舍距生於康熙甲午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得年四十七歲生子一名爲琳己卯舉人分發福建試用知

縣次爲珽又次爲瑑側室嚴氏生尙幼嗚呼聞公捐館  
時雷電晦暝風雨大作稍定公啓目眎謂左右曰吾將  
去矣所憾者

君恩未報事親之事未畢耳無一語及他事此非神明  
素定生有自來安能若是耶銘曰

山川清淑鍾爲偉人維費文憲舊有令聞公實代起照  
耀冠紳出作師表入爲名臣用光前緒垂裕後昆青山  
峩峩泉流沄沄墓門一闕千秋萬春斯文不朽典型具  
存

蔡公書存墓誌銘

余同年蔡公書存余仲父任遠公壻也余生也晚不及見余仲父顧嘗讀其遺文以不得親奉几席爲恨歲在己丑余以王太夫人艱歸里余姊蔡孺人來年已七十餘矣余不及見余仲父見余姊如見仲父焉甥眉山侍其母恂恂如孺子一日告余曰先府君之沒七年矣今始得吉兆於豐城之銅槽敢請銘嗚呼余於蔡公匪特懿親且良友也曷可辭公名正笏號松亭書存其字也台州太守雨田公中子年甫十齡應童子試先大夫奇其文語余仲父以余姊字焉乾隆戊午舉於鄉已



未成進士與余爲同年友計登第後至公捐館二十五年矣公足跡未嘗再至京師銓部檄赴選臥弗起居鄉不入城府惟大吏以脩邑乘請慨然應聘成書凡七十卷他著述則隨手散去不復存易簀時遺命勿作佛事又謂我老未仕斂以儒服分也嗚呼此其所見加人一等矣尤可異者公一書生耳顧余聞公少時從太守公於台台故有海盜蔡元亮者閩弁也以殺人拒捕逃海上嘯聚至萬人太守會黃巖鎮臣往剿之軍勢甚盛公請於太守公曰吾盛兵臨之賊且畏而深匿不出卒難圖也請裹甲僞爲估舟也者先入使弗備後以戰艦夾

擊之可盡殲焉太守公言於鎮臣如其計以五月五日  
張水嬉出不意獲元亮盡俘其衆海氛以息此一事雖  
老將知兵所不逮蓋公所蘊蓄不可測者如此公生於  
康熙庚午二月二十日卒於乾隆癸未二月初九日得  
年七十有四配裘氏余姊也生子一名綬郡庠生次莊  
次紱皆庶出早卒女七均適望族銘曰

公始終不仕與古高士爲期居鄉有隱德又如長者之  
所爲其從太守破賊於海上也又何應變多奇嗚呼其  
沒也未竟其設施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漕運總督楊勤懋公墓誌銘  
維乾隆三十有三年歲在戊子十二月一日宮保漕督  
楊勤懋公薨於位越旬餘遺疏至京

天子爲之震悼

賜祭葬如禮

特命予諡凡飾終之典備具在朝之臣罔不嗟歎余方  
以母憂在苫苫之中惘惘累日哭於寢門明年冬十一  
月楊公子以書來乞銘嗚呼余追隨公後者屢矣在吏  
部爲同官暨公出任漕督余先後攝倉場篆于公相表  
裏公之言論丰采余親炙最久公政事皆余所心儀而

目覩者也余曷敢以不文辭公諱錫紱字方來一字蘭  
畹世居清江之上湖里其始遷祖宏中公在南宋尤著  
當時號爲六君子者也自時厥後代有聞人至贈公潛  
村先生復以理學顯公其仲子也公爲諸生時卽知名  
雍正甲辰舉於鄉丁未成進士分部得吏部考功司出  
卽中擢貴州道監察御史外補廣東肇羅道乾隆丙辰  
上卽位由巡道

特署廣西布政使未幾實授此公受知之始異數也辛  
酉

命署廣西巡撫旋實授蓋自是將大用公矣嗣

內召佐宗伯甫一歲奉

命巡撫湖南以外艱歸旋

內召佐司寇未至京復奉

命巡撫湖南以張太夫人憂守制回籍服屆滿復奉

命仍撫湖南旋以左都御史

召繼奉

旨署吏部尚書至乙亥二月湖南巡撫缺人

上以公在楚湘年久仍

命往署五月

授禮部尚書十一月又奉

命署山東巡撫丁丑正月以兵部尚書總督漕運公所  
至多異政粵西與安南接壤苗民錯處公嚴立禁防而  
除去煩苛安靜無擾湖南素稱好訟分別良莠示以科  
條暮年而民俗一變三涖其地父老咸歡迎如慈父母  
焉至其爲漕督也所釐剔尤多

上益信之專而任之久糧艘積弊爲之一清運丁之瘠  
疲者咸有起色奸胥猾吏向盤踞其中者均惴惴不敢  
名一錢前此數十年所未有也公捐館後繼公任者  
上皆以一遵公約束爲

訓所撰漕運全書今署漕督雲門黃公遂表上之垂爲

令嗚呼公心力亦瘁於此書矣公遭際

聖明所敷奏率皆切於世務多見諸施行又公以部曹起家屢典文事所取多人

御製

宸章屢邀

特賜豐貂內紵之

錫賚殆無虛歲兩晉宮銜至太子太保始終

恩禮優渥再三公之遇合可謂榮矣而公之樸誠事

主慈惠臨民則識與不識皆能言之公其可謂不負所

學矣至於居家孝友敦宗睦族推食解衣在他人有其

一節卽詫爲美談者在公特爲餘事又公於經濟爲長然詩古文亦多出入唐宋大家不苟爲命筆所著有四書講義太和堂詩古文太和堂時藝唐詩蟋蟀官箴說春草吟籌運草落葉詩皆可出而問世公之沒距生於康熙四十年十月初一日得年六十有八子六長有濟辛酉舉人先沒次有涵壬申進士戶部陝西司郎中次有濬候選州同次有澳丙子舉人浙江清泉場大使次有洵幼殤次有泰候選鹽場大使孫九人長懋學承重爲有濟出女孫十一人銘曰

山川間氣篤生偉人用資康濟生爲名臣全受全歸沒



爲明神是謂不朽垂千萬春白石齒齒清流粼粼我公  
如在巍然冠紳蔥蔥鬱鬱維江之濱山長水遠視此貞  
珉

皇清誥封一品太夫人顯妣王太夫人墓誌銘

嗚呼吾母太夫人之沒歲一周矣扶輿歸里爰卜葬於  
安義縣之黃龍山

不孝曰修

濡泣和墨謹爲之誌吾母

太夫人姓王氏世居江寧之秣陵關爲著姓年十七歸  
先大夫給諫公於建德官舍康熙壬辰先大夫官吏部  
修始生辛丑先大夫捐館

修

方十齡太夫人守節撫孤

以育以教雍正丁未

修

補博士弟子員乾隆丙辰舉於

京兆越三年己未成進士入翰林迎養京邸辛未辛巳

兩遇

覃恩皆

誥封一品太夫人戊子九月二十五日以老疾終於

賜第距生於康熙庚午年三月初六日得年七十有九

孫四長麟乾隆庚辰科進士翰林院編脩先沒次師國

子生先沒次行簡次豫曾孫增福喜皆麟出壽師出鳴

呼昔歐陽文忠公爲瀧岡阡表但述其太夫人家庭誥

誡之詞無一語及於外事修更何以誌吾母墓哉吾母

太夫人母儀家範修僚友戚黨具知之至所以教不孝

修者雖累牘不能盡也修更何以誌吾母墓哉惟是瀧

岡阡表一則曰俾至於成人再則曰遭時竊位幸全大

節不辱其先嗚呼如不孝修者何敢當成人之目至於

受

主上特達之知出入

禁閤垂三十年官備六卿封及四世不可謂非遭時竊  
位者矣果能不辱其先與否則惴惴焉未克自信嗚呼  
不孝 此身固吾母膝下之身也嗚呼吾母音容邈矣體  
魄藏矣今而後 不孝修 將從吾母於地下乎抑畱其身  
以有待乎銘曰

有相地術非形家言不近城郭不邇市廛不傍行路無  
車馬喧以安吾母若居室焉猗維龍山蜿蜿蜒蜒依山  
面水歸然其阡旣完旣固不崩不騫示我子孫百世勿

遷

魯青兄暨嫂氏徐孺人合葬墓誌銘

人生五倫兄弟居其一朋友居其一顧契分所投性情所浹洽則朋友有時或逾於兄弟吾於吾族兄魯青有深慨焉吾於魯青共十四世祖兄弟也魯青名思芹魯青其字自爲諸生雅不喜八股文雖肄業及之非其好也讀古人書獨孜孜考核一名一物必究其出處多購古今人文集或手自鈔錄積至數千百卷又好灑書名畫能辨其真贋時伯父以敷公由奉天錦縣任內擢官戶部家固不貧魯青以購買不急之務耗其資人多非笑之魯青不顧也又好施人有急求之罔不應吾尤記

其一事雍正丙午歲大旱魯青計其田租所入畱食米自贍餘盡散之鄉人嗣乏食者益眾乃減所畱者又以其半濟鄉人而已乃改爲一粥一飯繼又改爲兩粥又不足則遂鬻田易富家穀轉給之以是家遂落人或非笑之魯青不顧也

世宗憲皇帝詔京外官各舉一人浙江何公思儉官翰林時與魯青爲文字交何公出觀察粵東遂以其名聞而江西守土官舉孝廉方正亦以魯青爲舉首引見授浙江歸安令以諸生授官前此所未有蓋異數也令歸安九年有神明稱烏程歸安皆倚郭首邑烏程民

訟事不決有奔訴於歸安者魯青以非所轄辭之民伏地不肯去魯青輒代爲理訟而負者以爲裴公所斷無枉時烏程令爲江都羅懷聞之亦不以爲嫌也乾隆丁巳計典卓異未領咨疾作遽不起時吾以下第歸過其署適值斯變畱數日始行哭者猶填溢巷陌旣登舟則兩岸婦孺無不號泣者此吾所親見詢其所以致此彼亦不自知也嗚乎誠能動物平日所感乎人人深矣魯青相識滿天下與錫山王給諫虛舟江陰沈明府凡民尤爲莫逆作三友圖好事者多摹寫之當其未服官也有終焉之志於傍舍闢數畝之園作閒樓爲怡老計故



又號閒園焉卒後吾嫂夢魯青告以吾樓中所藏書畫  
吾且攜去嫂驚寤則火作俄頃皆燼豈生時所嗜沒猶  
不能忘情耶抑別有深識遠慮耶又吳興人至今言魯  
青爲安吉州城隍神甚有徵驗然其事近於怪茲不具  
書魯青之沒在乾隆丁巳五月二十五日上距生於康  
熙癸亥正月初三日得年五十有五配徐氏生康熙丙  
寅閏四月十一日沒於乾隆壬申七月初十日生一女  
字同邑魏氏側室李氏生一子維經娶熊氏又側室石  
氏生維畝娶杜氏又維矩則魯青沒後五月遺腹所生  
也娶朱氏咸惻惻有家法不忝其父孫四宗詩娶閔氏

宗侍宗時宗持俱未聘曾孫一良鼎經通形家言覓地  
久未得今將合葬於東漕之飛鳳山來乞銘嗚乎余於  
族兄弟中與魯青處最篤余始生時伯父與先大夫同  
官於京師余初能言笑魯青嘗抱持之先大夫捐館魯  
青適至京余補博士弟子又與魯青同爲諸生魯青之  
卒於歸安官舍余又適在署同族兄弟何啻百人余與  
魯青爲尤相得今魯青沒且三十餘年而余亦已老矣  
於其葬能默默已乎爲之銘曰

無百年不敝之身所重者身沒而名可稱嗚乎聞吾魯  
青之風其可以興

皇清例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長男裘麟墓誌銘

襲其姓麟其名超然其字余長子也余年二十二歲而  
吾兒生是爲雍正十一年癸丑吾兒生而聰慧吾母

王太夫人極愛憐之常手白抱持六歲時入家塾卽有  
成人風慎爲擇配吾友南昌鍾君潛溪學博見而異之  
以女許字焉乾隆六年辛酉余請

假迎養遂挈家往京師吾兒方九齡庚午遣歸應試乃  
完娶是歲中副榜閱二年孫女生次年癸酉中鄉試又  
二年長孫增福生己卯次孫音保生明年庚辰成進士  
改授翰林院庶吉士辛巳五月散館授編脩旋以受熱

得喀血疾醫弗效於八月初十日卒於京師之

賜第年止於二十有九方吾兒病劇時河決中牟旁溢數郡余於八月朔奉

旨往視卽日啓行吾兒支離牀褥間猶強起爲余言使事爲重兒病可勿慮嗚乎不料其遂爲永訣之時也先是

上命擇翰林中能書者繕寫

御製詩集凡召數十人至

南書房各錄一紙

上親覽選得十人吾兒與焉吾兒亡後始裝殯進呈有

文綺之

賞內監以吾兒旣沒奏

上始知大爲憫歎

命卽賜其家蓋吾兒自成進士後凡引

見暨散館時試於

正大光明殿

上每顧謂吾兒酷肖其父及旣沒

上猶念之如是余以十一月初九日旋京復

命名見於

養心殿時以

聖母皇太后萬壽期近廷臣皆綠服余不敢言及此事乃奏對甫畢

上語猶及之詢其有子否更爲太息嗚乎

聖恩厚矣余何敢忘吾兒沒後太史河間紀君昀以書來慰言吾兒交遊頗廣而不事聲華見事明速而不存刻覈讀書好纂績而文筆質直不墮浮靡嗚乎此數語足以不朽吾兒矣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余以郝太夫人憂還里乃攜其櫬歸葬於吾縣生米之會仙壇其壞穴吾友潛溪所審定也爲之銘曰

自古賢智多不永年每論此事歸之於天況如吾子豈

何復言其生其汲一付自然收精返魄藏於斯阡水抱  
其右山環其前山長水遠吾兒在焉

太學生次男裴師暨兒婦宋氏合葬墓誌銘

嗚乎此吾兒二郎暨兒婦合葬之墓吾兒沒於壬午之秋越一年癸未就窆迄今七改歲矣兒婦以丙戌年沒於京邸至己丑旅櫬始歸時余方爲王太夫人卜地於安義縣之黃龍山又得吉壤曰東方山乃啓遷吾兒與兒婦合葬焉距太夫人之墓不里許阡隴相望欲其魂魄有所依也吾兒名師生三歲卽隨余京邸年二十四余以郝太夫人艱攜兒歸里兒於途次得疾至家遂不起兒以不克回籍應童子試納粟爲太學生庚辰曾一赴京兆闈太史山左蘇公繼分技以其文薦雖



弗售然自是益知嚮學長兒麟病時養疴僧舍見日一  
往視雖極風甚雨無閒其天性未漓也兒婦宋氏同邑  
待御名霖公女性婉順歸吾兒六年而吾兒沒又四年  
兒婦遽相從於地下得年二十有九子一增壽今十歲  
女一今十三歲爲之銘曰

龍山咫尺爾魂其依東方協吉爾仍倡隨自古有死爾  
毋傷悲維余握管老淚屢揮爲爾相度卜葬於斯爾子  
成立視此銘詞

萬譽遠先生像贊

磊磊落落我素知翁之爲人翁蓋負氣而不肯隨俗俛  
仰一往而不可與時屈伸然當夫風和日霽又未嘗不  
溫溫然藹乎其若陽春嗚乎可摹者其貌而不可彷彿  
者其神而今已矣乃濡筆而題翁之遺像爲之感愴而  
霑巾

斷碑硯贊

名山異姿先賢遺澤星落九天光射四極至寶可求此  
石難得拂紙揮毫萬夫辟易

裴文達公

之六終

補遺

輓蔣靜存同年

身是玉皇香案吏去爲金殿掌書仙似聞天上需椽筆  
慧業三生詎偶然

同向瑤池拜

賜時十篇消夏和新詞再來宮樹行邊立顧影遲回尚汝  
思

三年東觀趨陪處欵段嘗教並轡歸今日金明池畔路  
一鞭侵莫對斜暉

木落天寒霜滿枝孤雛寡鵠總堪悲遺文收拾吾曹在

裴文達公集

一

遠隔重泉知不知

話到人琴不可聞人生真欲等浮雲  
嵇康此際頽唐甚  
揮淚重題歎逝文

西行古今地輿攷略

崆峒在肅州城東南六十里舊屬福祿縣

黑水 水經云源出張掖雞山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地志云黑水卽張掖河至合黎山鎮夷石碣口傍河東壩屈曲東北行一千里有寧寇軍軍東北有居延海亦名居延澤卽元亦集乃路俗名三海子後漢書云居延澤卽古流沙

大禹周行宇內東造絕域西延積石南踰赤岍北過寒谷迴崑崙察六扈脈地理銘金石瀉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漢北漢似指居延海而言故今鎮夷石碣相傳

爲大禹所開

弱水 地志云在張掖山丹縣

流沙 流沙甚長自居延石碣以至沙州西皆是

豬野 地志云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今以爲豬野

肅州新志云今之武威縣乃漢之姑臧漢之武威乃  
今之鎮番縣所以鎮番訛爲姑臧則休屠澤當屬柳  
林湖漢亦置休屠縣本匈奴休屠王牧放之所

三危 括地志云山有三峯如危欲墮故曰三危俗名

卑羽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

析支又名賜支 後漢書西羌傳云西羌之不出自三

苗舜徙之三危在河關西南濱於賜支至於河首綿地  
千里蓋西邊自三苗之裔及他種不一而北邊則自唐  
虞以上已有獯鬻獫狁山戎

夏紀云太康時夷人不賓及少康中興世服王化賓於  
王門獻其樂舞后桀之世吠夷入居邠岐之間

殷紀云成湯旣興伐而攘之武丁伐鬼方三年乃克故  
商頌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武乙時夏  
父避狄於岐至三十五年王季伐西落鬼戎俘翟王二  
十太丁時克余無之戎及始呼翳徒之戎文王爲西伯  
攘昆夷逐獫狁



周紀云武王伐商羗髡從師既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獫狁穆王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遷之太原宣王中興有太原朔方之師平王之末自隴山以東渭首涇北往往有戎春秋時陸渾戎自瓜州遷於伊川允姓戎遷於渭汭

肅州新志云按太原卽固原州非晉陽也朔方今河套古稱河南其寧夏在河西屬北地郡瓜州卽今瓜州春秋傳戎子駒支所謂追逐乃祖吾離於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也

秦紀云昭王滅義渠置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

其朔方河套之地自周王命南仲築城以後周衰匈奴  
入居至秦始皇兼天下使蒙恬將數十萬衆北擊匈奴  
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  
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  
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  
當是時匈奴頭曼不勝秦北徙衆羗亦不敢南度迨楚  
漢分爭諸秦所徙謫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稍寬復  
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至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  
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羗月氏者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  
匈奴同俗居敦煌祈連間冒頓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

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衆乃遠去西擊大夏居之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羗號小月氏

肅州新志云南山卽祈連山一名天山又名雪山今俗通謂之南山在河西四郡起武威張掖過酒泉逾敦煌走西域延袤數千里西羗種落多居於此

漢書云高惠文景之時與民休息未遑遠畧於是匈奴使右賢王入居河南地方爲寇烽火通於甘泉文帝遣丞相灌嬰擊之走出塞後又使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灞上以備之

孝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西

至符離捕首虜數千級畜百餘萬擊走白羊樓煩王牧  
河南地置朔方郡

肅州新志云按朔方卽今所名河套也其河西寧夏  
之地自秦已屬北地郡置縣邑漢因之匈奴不敢入  
居攷漢書地理志北地郡有富平靈武靈洲等縣至  
隋唐而分置靈武郡治回樂注云卽漢富平縣也而  
斯時寧夏賀蘭以西其匈奴部落居祁連間者曰昆  
邪王休屠王休屠王分地在武威昆邪王分地在張  
掖

元狩二年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

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  
夏將軍去病公孫敖復將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餘  
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  
而單于怒昆邪休屠居西方數爲漢所破欲召誅之昆  
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其衆降  
漢漢遣驃騎將軍迎之共四萬人漢封昆邪王爲列侯  
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西  
羌反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討平之秋又遣浮沮  
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奴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皆二  
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

徙民以實之昭帝時又增置金城郡皆統於涼州刺史  
肅州新志云金城郡治允吾卽今莊浪平番縣蘭州  
乃金城縣也漢之金城地甚大兼有西寧湟鄯洮河  
等處屬國主蠻夷降者置都尉以領之休屠澤漢置  
北部都尉

河西自武帝開設之後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住往  
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酒泉列亭障至玉門又自  
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宣帝  
時又置西域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  
里爲西域道里之中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其北胥鞬

莎車伊循車師等處皆置屯田戊己校尉及金城湟中莫不田作於是涼州水草畜牧爲天下饒

竇憲傳云永元初出朔方犁龍庭勒銘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後三年復出河西使耿夔任尙等率兵出居延直奔北單于庭於金微山斬名王閼氏以下五千餘級後漢書光武中興厭苦兵革閉玉門關專務休息至明帝時取伊吾屯車師置都護竇固耿秉等經畧於前班超班勇父子馳驅于後西域五十餘國屯田置吏悉皆內屬

建安時分金城郡置西平郡

卽今西寧府

又卽居延屬國置西海郡

漢涼州刺史本治隴西曹魏時移治武威晉因之

隴西今鞏

昌府

前涼張軌安定烏氏人治姑臧

今涼州府

封西平公拜太尉

涼州牧傳九世七十六年爲符堅所滅

張氏俱稱晉年號惟張祚自稱

涼王改

元和平

後涼呂光畧陽氏人據姑臧傳四世十八年爲姚興所

滅

南涼禿髮烏孤鮮卑別種據廣武

漢金城縣今蘭州府

傳三世

十八年爲乞伏熾磐所滅



北涼沮渠蒙遜盧水胡人據建康

漢樂涪縣今高臺縣

尋遷姑臧

傳二世並段業四年共四十二年爲拓拔魏所滅

西涼李暠隴西人據敦煌酒泉傳二世二十四年爲沮

渠蒙遜所滅

西秦乞伏國仁鮮卑人據金城傳四世二十七年爲赫

連定所滅

拓拔魏大延五年置西涼州以樂平王丕鎮之

今甘肅州府

肅州新志符堅徙江淮之人萬餘戶於敦煌其中州

人有田疇不開者亦徙千餘戶涼武昭王李暠遂以

南人置會稽郡中州人置廣夏郡後魏因之後周又

并爲晉昌郡皆在瓜州之地。○魏改武威爲武安郡  
大業中復名武威。伊吾盧晉置宜禾伊吾等縣屬  
敦煌後魏始置伊吾郡卽今哈密。○漢金城縣前涼  
張寶置廣武郡張駿又分置武始郡西秦乞伏國仁  
號苑川隋號蘭州至今。○西平郡後魏稱鄯州後周  
爲樂都郡。○金城郡之枹罕縣符堅置河州隋爲枹  
罕郡。○湟中地前涼爲湟河郡後周爲洮河郡兼置  
廓州隋爲澆河郡

唐貞觀元年分天下爲十道都督府以河西屬隴右睿  
宗景雲元年始置節度使二年分隴右爲河西道置按

察使明皇天寶元年置十道節度經畧使以河西節度  
斷隔吐蕃治涼州隴右節度備禦吐蕃治鄯州安西節  
度撫寧西域統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國故謂之安西  
四鎮治龜茲城明名亦其伊州都督府治伊州今哈密西  
州都督府治西州北庭都護府治庭州

按西州北庭多係今土魯蕃境唐庭州屬縣有輪臺  
乃仍漢名非漢之輪臺也漢輪臺在今烏魯木齊  
唐書吐蕃傳吐蕃在吐谷渾西南不知其有國之由或  
云卽西羌屬或云禿髮利鹿孤之後

西夏竊據自李繼遷至唄凡十二世計二百四十二年

肅州新志朔方夏州卽赫連勃勃統萬城在河套內  
係河東非寧夏也寧夏之地乃河西秦漢俱屬北地  
郡漢書地理志原有靈武靈洲富平等縣尙未爲郡  
至後魏始置靈州後周爲普樂郡隋爲靈武郡唐或  
爲靈州或爲靈武郡大都督府肅宗於此起兵復兩  
京乃今之寧夏至趙元昊之祖爲夏州節度及以夏  
銀宥靜綏五州歸宋本在河套內自繼遷叛攻陷靈  
州於是德明元昊相繼僭竊集於靈武又號興州遂  
盡陷河西之地今他書所載將寧夏朔方二處截然  
有河東西之分者說得混和不明令人難曉

元世祖至元中設立涼甘肅沙縣諸路總管府統州屬事州各置長史後立尙書行省後復改行中書省統河西又立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司

漢朝西海郡居延縣地唐爲寧冠軍西夏立威福軍元設亦集乃路總管府領山丹西寧二州

安西衛

雍正元年置安西衛於布隆吉六年移置安西鎮城於大灣東距瓜州三十里

柳溝衛

康熙五十六年設柳溝所於四道溝雍正五年移治

于布隆吉改爲衛

沙州衛

雍正元年置沙州所三年改爲衛

靖逆衛

康熙五十七年築城于達爾兔之南設靖逆衛雍正三年移置今靖逆城

赤金衛

康熙五十四年開設屯田安插民戶五十六年于舊城西連築新城五十七年置赤金衛雍正五年築惠回堡在赤金之東

山安西以西至哈密十一站曰白墩子紅柳園大泉馬  
蓮井子星星硤沙泉子苦水台格子烟墩長流水黃蘆  
岡此所謂南路也

雍正八年準夷從慶城越山劫黃蘆岡至格子烟墩  
其巴里坤哈密俱未及知

提督紀成彬以失事伏罪

哈密古伊吾廬地東去嘉峪關一千五百里